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勑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
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
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
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
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

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舊無殺字祐之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
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
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
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元孫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宏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雖忠、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

轉相是非、文書紛紜、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舊無閔
予補之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誘、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鉗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鉗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神作法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

萠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移作剸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槖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

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蓦、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愚上有之字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
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
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
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
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大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舊合下有上字刪之

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迺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旨、上迺赦布、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欒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顧曰、願壹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皋、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
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
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即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漫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

開舊作闕改之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
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
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
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
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
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儉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孝巳、高宗

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舊無胄字神之

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

註刓作刓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刓斷無復廉鍔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

無虞字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
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
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
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
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敎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喩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强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
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
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令下有之字

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可下有也字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
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
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隷妾。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幷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剟寢戶之簾、剟、取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緥之

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脫故
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
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
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
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
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

之辠、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

舊無死 而字 神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衡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迺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鼂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敵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趍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楊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

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

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

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略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也，縣官爲贖，得漢人，官爲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

毋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舊鈔脫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發陷禍，而欲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彊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